

跨越时空  
图文并茂

浓缩人类文明  
展示世界历史

# 世界通史

图鉴版

南方出版社



ISBN 7-80660-015-9/K · 3

定价: 1570.00元 (全七卷)

# 世界通史

(图鉴版)

第四卷

主编 张延玲  
副主编 杨熙越  
吕冬梅  
熊国军

南方出版社

## 第二节 1792年的革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建立

### 一、1792年8月10日革命

君主立宪派的统治引起了广大爱国的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决心推翻君主政体。7月底8月初，巴黎48个区中有47个区通过了废黜国王的决议。

7月25日，普奥联军总司令布伦瑞克在从科布伦茨发动进攻时发布告法国人民的宣言，声称：必须恢复国王路易十六的自由和合法权利，保证王室安全；巴黎如敢反抗，将予彻底摧毁。消息传来，巴黎民众更加怒不可遏，于是加速行动。巴黎各区一方面向立法议会呈送请愿书，要求立即废黜国王，另方面积极准备举行暴动。

8月8日，在圣安东区成立了起义指挥部，雅各宾派左翼成员在其中起了骨干作用。8月9日，起义队伍占领市政厅，改组市政机构，成立了新的巴黎公社，即1792年公社。同时，逮捕市长佩蒂翁，处死原国民自卫军司令芒达，把指挥权交给了雅各宾派的桑泰尔。

8月10日清晨，起义队伍在巴黎公社领导人率领下包围王宫，歼灭瑞士近卫军，占领了王宫。在武装群众的压力下，立法议会通过决议：停止国王职权，撤换各部大臣，迅即召开国民公会。路易十六被巴黎公社当作囚犯押送到丹普尔狱监禁，等候审讯。

8月10日起义得到了各郡的拥护。前线的将领们也承认了既成事实。拉法耶特因失望而脱逃，被奥军俘虏。从此以后，君主立宪派退出了革命舞台。

统治法国上千年之久的君主政体，终于在8月10日人民起义的革命洪流中被冲垮。这次起义结束了君主立宪派的统治，使法国革命沿着上升的路线进入新阶段。它把吉伦特派推上了统治地位，但也表明，一支新的更激进的政治势力已经成长壮大。

### 二、吉伦特派上台

8月10日起义之后出现了两个权力机关对峙的局面：一个是根据当天的决议即将解散的立法议会，另一个是未经选举产生的新巴黎公社。

这时的立法议会已经为吉伦特派所控制，新成立的政府（临时行政会议）成员也都由吉伦特派担任。吉伦特派对巴黎公社干预政权非常不满，指责它是非法机构，妨碍议会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力主解散公社。

起义前夕成立的巴黎公社，在起义后扩大和整顿了自己的组织，由山岳派罗伯

斯比尔、马拉、肖梅特等掌握领导权。他们认为此时的立法议会只不过是一个行将消失的政治残留物，而且对吉伦特派也极不信任，故主张发动巴黎群众直接行动，同时对立法议会施加强大压力。

巴黎公社采取了紧急的战备措施。它宣布征募志愿军，在短期内征集到3万多人；下令收集教堂的铜钟、铸像、金属栅栏改铸大炮，建立军械工场，构筑巴黎外围的防御；强制规定面包价格，封闭王党分子的报刊，对嫌疑分子实行监视；又迫使立法议会于8月17日通过法令，成立非常法庭。

立法议会在8月间也采取了几项重大行动。首先，决定实施以前被国王否决了的关于逃亡贵族和反抗派教士的法令；规定对富农征用粮食饲料以供军需；向军队派去拥有广泛权力的特派员。其次，取消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之分，规定凡年满21岁的男子都有选举权，8月下旬开始国民公会的选举活动。第三，颁布了若干较进步的土地法令。这些法令规定：在全体农民中间分配公有土地，领主必须把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交还给农民；宣布废除封建权利，除非领主能提供法律文件证据，否则不能拒绝赎买；被没收的逃亡贵族地产分成小块出售给农民，或供农民无限期租用，租金分期交纳。这些土地法令虽然未能完全兑现，但表明吉伦特派的土地政策比君主立宪派前进了一大步。

两个权力机关各自发号施令，虽然都是循着时局发展的方向行动，但由于政见分歧，时时发生冲突。8月30日立法议会通过了解散巴黎公社的决议。而巴黎公社则以逮捕吉伦特派领导人相威胁，使议会不得不撤回这项决议。斗争继续发展着。

### 三、瓦尔密战役的胜利

8月间，前线形势告急。8月19日普奥联军越过国境。23日隆维要塞投降。9月2日凡尔登失陷。通向巴黎的大门已被敌军打开。同时，旺代以及其它一些郡叛乱扩大的消息也接踵传至巴黎。

9月2日，丹东在立法议会上发表著名的演说：“要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巴黎公社也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并下令征募6万名志愿兵，随时准备开赴前线。其时，群众中流传一种激烈的看法：监狱中的反革命将要暴乱，在志愿军开赴前线之前，先要镇压反革命。于是，从当天下午起的几天内，一批武装人员涌进各个监狱，处死了大约1000名被关押的嫌疑分子。这就是引起不同观点史学家褒贬不一的“9月屠杀事件。”

普奥联军因得胜而骄傲异常，进兵迟缓，给迪穆里埃指挥下的法军造成会师的机会。9月20日，两军在离凡尔登不远的瓦尔密高地交火，普鲁士军两次发动进攻均受到法军猛烈回击，被迫撤退。在这次战争中普军损失虽然并不严重，但影响很大，因为它是革命法国对入侵敌军的第一次胜利，大大鼓舞了法国人民的斗志。不久，法军即转入反攻。



旺代地区叛军的主要代表，法兰索·德·夏瑞特（左）和巴提斯特·克勒威尔将军（右）。

#### 四、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建立

1792年9月21日，即瓦尔密战役的次日，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开幕。9月22日，国民公会宣布法国为共和国，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在国民公会中，吉伦特派占有165个席位，构成了国民公会中的右派。中产阶级占据了500多个席位，是国民公会中的中间派，但多数时候倾向于吉伦特派。他们因坐于会议厅的低处，因此又被称为“平原派”或“沼泽派”。雅各宾派占有100个席位，构成了国民公会中的左派。

由于平原派的支持，在国民公会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被选举担任委员的都是吉伦特派分子。吉伦特派执掌了国民公会的大权之后，继续排挤雅各宾派。他们诬陷雅各宾派领导人民对反革命的镇压是“九月屠杀”，说马拉等人是“刽子手”，又诬蔑罗伯斯庇尔想当独裁者等。由于马拉、罗伯斯庇尔等人及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吉伦特派转而又想用武力来对付雅各宾派。1792年10月，吉伦特派从吉伦特省和其它几个拥护他们的省调来了16000名国民警卫队，借口保卫国民公会和防止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实际上是想强行改造巴黎公社，镇压雅各宾派。这支国民警卫队一开进巴黎，便举行游行示威，高呼要取马拉、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头，要取一切拥护他们的人的头的口号。但是不久由于马拉等人深入国民警卫队，在士兵中

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从而把他们变成了雅各宾派和人民的支持者，吉伦特派的阴谋又一次落空，1792年11月，巴黎公社实行领导人改选，事实证明，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拥护雅各宾派，激进的雅各宾党人肖美特和阿贝尔被选为公社的正副检查长，使公社的大权仍操于雅各宾派之手。

1792年11月初，国民公会在巴黎公社的要求下，才开始讨论对国王的处理问题。吉伦特派借口根据1791年宪法，不能审判国王，极力袒护国王，拖延对国王的审判。

11月，从王宫的一个秘密壁橱中发现了大量文件，证明国王有勾结逃亡贵族和外国君主，企图破坏革命，恢复旧制度的罪行。于是，巴黎群众群情激愤，势不可挡。

国民公会中就有关路易十六是否拥有不可侵犯权、国民公会是否有权变为法庭、判决路易十六对共和国有没有好处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等坚持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刑事审判，而是对待敌人一样的政治判决，这是拯救祖国的措施和保卫国民的行动，应该由国民公会宣布以革命的名义判处卖国贼路易死刑。但这一主张也没有被采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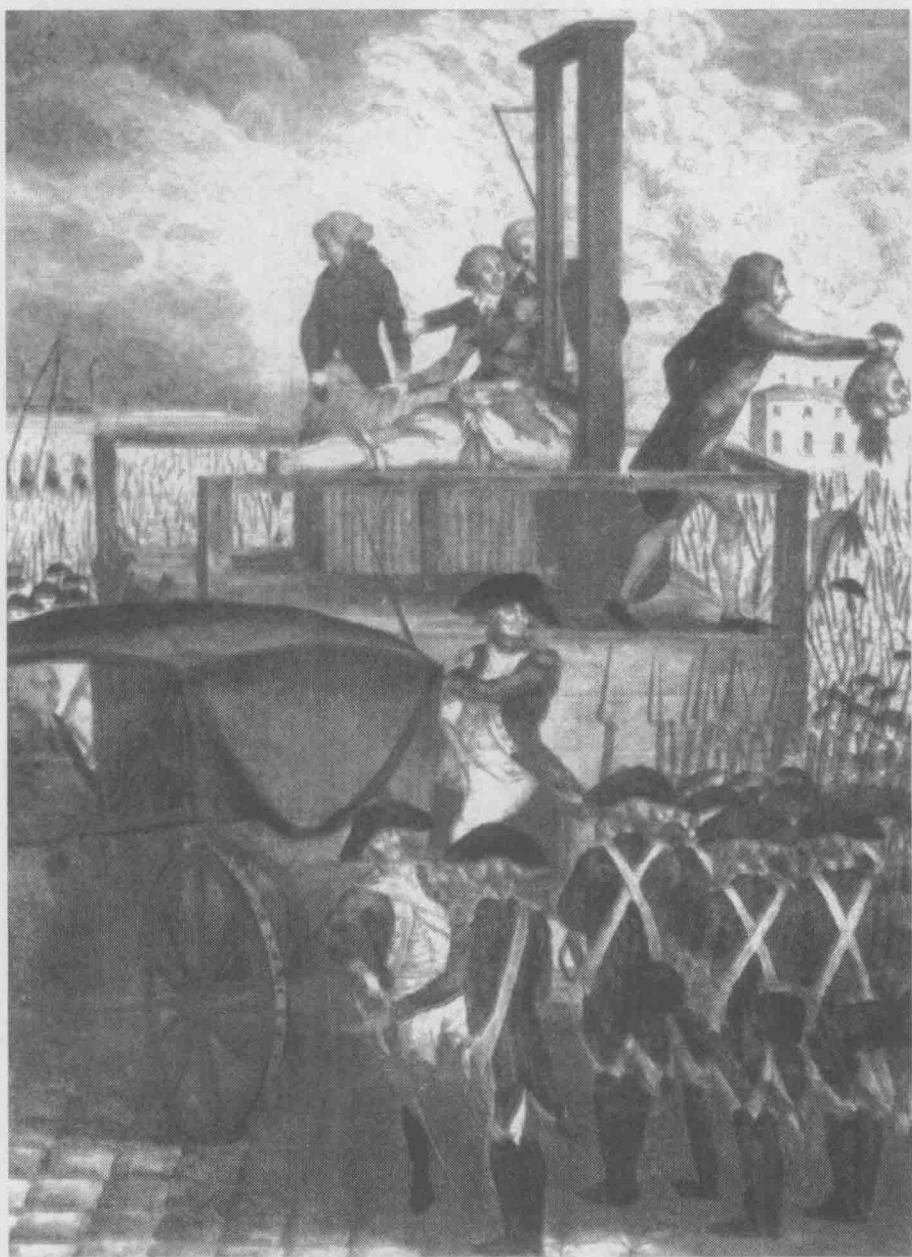
保皇派一切营救路易十六的措施均告失败，最后决议由国民公会进行审判，由议员当场唱名表决决定。1793年1月14日至17日，表决分三次进行：关于“路易·卡佩是否有‘危害国家安全之罪’的问题，表决结果除少数弃权外，一致认为有罪；关于“国民公会对路易·卡佩之判决‘是否须人民批准’的问题，表决结果以424票对287票被否决；关于“路易·卡佩‘应受何种刑罚’的问题，表决结果是361票主张无条件判处死刑，26票主张判处死缓，334票主张监禁或放逐，5票弃权。投票结束后，吉伦特派的议长韦尼奥沉痛地说：“我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宣布：‘国民公会判处路易·卡佩死刑’”。

1793年1月21日（星期日）上午10时，在军鼓和“国民万岁”的呼声中，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设置在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上的断头台。君主政体被推翻，昔日君王头上的神圣的光轮也从人民的心目中消散。但处决路易十六对于欧洲各国封建君主无异于一场惊魂夺魄的恶梦。

## 五、忿激派的革命活动

战争给经济造成巨大的困难，战费和军队给养增加了政府开支和物资的消耗，海外贸易的萎缩造成某些原料的短缺和若干日用消费品的匮乏。建筑业、丝织业和奢侈品业陷于萧条和停顿，纸币的大量发行导致纸券不断贬值，加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者的捣乱，使物价腾贵、粮食供应极为紧张。受损害最直接的首先是城乡下层群众。从1792年下半年起，巴黎和各郡就不断出现动乱，农民要求颁布平分土地的土地法，城市平民则要求限价。

在这种形势下，吉伦特派却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和维护私有财产的政策。1792



国王路易十六在大革命中被处死。

年12月8日，国民公会通过法案，下令逮捕和审判“所有阻碍粮食自由流通的人”。1793年3月18日，又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凡宣传“土地法”者一律处以死刑。



玛丽·安托瓦内特，路易十六的皇后。



即将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

这时，代表城乡下层群众利益的“忿激派”登场了，他们坚决要求限价、惩办投机者和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忿激派的领袖是科德利埃俱乐部成员、神甫雅克·卢。他愤怒地揭露自由、平等的虚伪，坚决要求平分土地，实行限价，严厉打击投机商。在忿激派的鼓动下，1793年2至3月间掀起了向国民公会的请愿运动和反饥饿

骚动，甚至企图号召举行起义，以推翻吉伦特派统治。

对于忿激派运动，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则持冷漠态度。直到 1793 年 3 至 4 月，在第一次反法同盟从四面攻入法国，王党叛乱日渐猖獗的情况下，才与忿激派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吉伦特派。

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领导人意识到，要想保卫革命果实，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当时情况下，满足广大人民实行普遍限价和打击奸商的要求，则是团结人民的最好的办法。因此，自 1793 年春起，雅各宾派逐渐转向忿激派。罗伯斯庇尔等人在国民公会中提出了“粮食最高限价法案”，并使该法案于 5 月 4 日在国民公会通过。这一法案成为雅各宾派与忿激派联盟的基础。

### 第三节 雅各宾派的专政

#### 一、雅各宾派上台

1793年春是法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刻。在前线，法军节节败退，法军的前线指挥官，吉伦特派分子杜木里埃将军也叛国投敌。然而，吉伦特派并不想保卫祖国，却将全部力量用于镇压人民运动。

1793年4月13日，吉伦特派逮捕了马拉，并将他送交法庭审判，但雅各宾派所控制的革命法庭宣判其无罪开释，马拉于24日凯旋式地回到议会。5月18日，吉伦特派指控巴黎公社是“无政府机关，同时追求金钱与权力的机关，”要求把它立即解散；为防止国民公会遭到巴黎暴力的摧毁，应在布尔日召集候补议会。国民公会没有批准此一提案，而是决定成立12人委员会（成员全是吉伦特派）对巴黎公社进行调查。5月24日，该委员会以阴谋叛乱嫌疑逮捕公社领导人埃贝尔等人。随后，吉伦特派议员伊斯纳尔对到议会来要求释放埃贝尔的公社人员发出恫吓：万一公社举行暴动，巴黎就可能被毁灭。“不久人们就会不知道巴黎曾经在塞纳河的哪一边岸上存在过了。”这是向雅各宾派发出决战的信号，被称为“新布伦瑞克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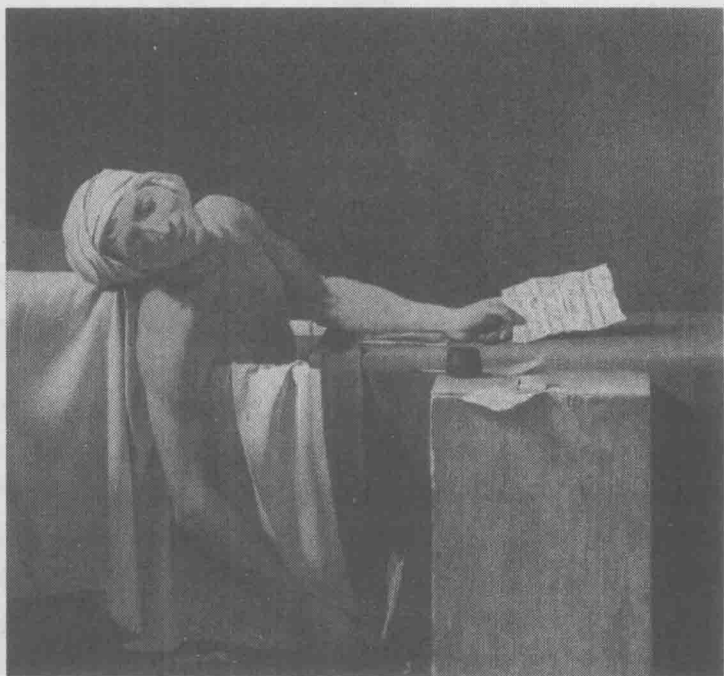
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决定诉诸暴力。5月26日，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号召人民举行起义，他说：“当人民遭受压迫时，当人民除了自己一无所有时，谁不号召他们起来，谁就是胆小鬼。”5月29日，巴黎33个区的代表在主教宫成立起义委员会。30日宣布起义，任命昂里奥为武装部队总司令。

6月2日早晨，警钟敲响。昂里奥率领8万武装群众包围国民公会，用大炮对准议会，以开炮相威胁。议会发现争论已毫无用处，无可奈何地听任马拉宣读逮捕者名单，包括2名部长和12人委员会成员在内的吉伦特派主要领导人共31人。他们分别被软禁在私宅中，由宪兵监视。

6月2日起义宣告了吉伦特派统治的终结，把法国革命推向了上升路线的最高阶段——雅各宾专政。

#### 二、1793年宪法

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为应付内忧外患的局面，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实现和维护第三等级的革命团结，甚至不惜为此作出让步和妥协。罗伯斯比尔曾在私人笔记中这样写过：“人民应该与国民公会团结一致；国民公会应该利用人民。”他还说：“要挑灯夜战制定一些好法律。”雅各宾派执政初期颁布的



革命家马拉遇刺。

1793 年宪法和土地法令就是此一意图的产物。

早在 5 月 30 日就成立了附属于救国委员会的塞舍尔等 5 人小组，负责起草新宪法，宪法草案于 6 月 9 日提出，10 日经救国委员会批准，11 日提交国民公会，24 日通过。这部著名的 1793 年宪法又被称作“共和元年宪法”或“雅各宾宪法”。

1793 年宪法包括新的《人权宣言》35 条，宪法本文 124 条。它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并确认社会的目的是谋求公共福利，政府是为保障人们享受其自然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设立的；公民享有劳动权、社会救济权和受教育权；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拥有反抗政府压迫的权利；成年男子享有普选权；最高立法权属于由直接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最高行政权属于从各郡候选人中选出的、由 24 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它对立法议会负责。

1793 年宪法通常被认为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是最终建立共和国的蓝图。

雅各宾派希望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国民公会接连颁布了 3 个土地法令。6 月 3 日法令规定，把逃亡者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并允许贫农在 10 年内分期偿付地价。6 月 10 日法令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7 月 17 日法令宣布，无偿废除一切封建权利和义务，销毁一切封建契约，隐藏文契者将被判处监禁。这些法令是法国革命期间最激进的土地法令，也是雅各宾派为了同农民群众结成联盟而付出的代价。

雅各宾派通过上述民主措施，同广大城乡人民群众结成联盟，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为走向专政准备了条件。

### 三、雅各宾派的统治与对外战争的胜利

雅各宾派执掌政权之后，仍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巴黎的物价仍旧飞涨，投机商人的活动更加猖獗、人民生活仍然十分困难。然而雅各宾派仍然坚持所谓经济自由的原则，不肯真正实行生活用品的普遍限价政策。代表下层劳动人民利益的忿激派又开始活动，要求雅各宾派政府惩治不法商人、实行普遍限价政策。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9月29日雅各宾派政府颁布了《普通最高价格法令》，并重申了5月4日颁布的《粮食最高限价法案》。《普通最高价格法案》规定了粮食、生活用品等39种商品的最高限价，规定粮食、烟、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全国统一。但是该法案也规定了工人的最高工资的数额，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工人的利益。

尽管雅各宾派实行了最高限价政策，但是忿激派的行动使雅各宾派感受到了威胁。因此，雅各宾派将扎克·鲁等忿激派的领袖先后收捕入狱，扎克·鲁在监狱中自杀。雅各宾派对忿激派的镇压，说明了资产阶级政权的局限性，它不可能在取得政权之后，将劳动人民长期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为了粉碎国内外敌人的进攻，雅各宾派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以保证战争的胜利。

从1793年6月底开始，为了巩固政权，雅各宾派强化了国民公会的权力，使它集立法和行政大权于一身，并重新改选了公共委员会，由坚强的革命者圣·茹斯特和古通负责。为了肃清国内的敌人，保证对外战争不受干扰，雅各宾派于9月17日颁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实行革命的恐怖措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以及在6月2日起义中被逮捕的吉伦特派的议员们统统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在打击保王党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同时，雅各宾派对一些仅仅对革命抱有畏惧和冷淡心理的人，和未能履行选民职能的人以及一些仅有一点不法行为的普通商人，家中储有少量食物的人，也统统被列入嫌疑犯的名单，加以杀戮。这样，就使这一措施带上了扩大化的倾向。然而，作为革命非常时期的政治恐怖和经济恐怖措施，在打击保王党和各种反革命分子、制止奸商的各种罪恶行径，保证抗击外敌进攻取得胜利等方面，则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巩固革命政权，雅各宾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军队的各方面建设。首先，扩大武装部队的人数。1793年8月23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全国动员令》，规定“从现在起到一切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时为止，全法国人民始终处于征发状态，以便为军事服务”。并规定了从儿童到老年各种年龄段和性别的人的义务。这一法令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征集了42万人。到1794年初，法国军队的数量已达到120万人。其次，在军队内部实行改革和清洗，把一些贵族

军官和不忠于革命的将领统统撤换，从出身平民阶层的下层军官和士兵中，挑选可靠和有能力的人担任各级军职。此外，由公安委员会负责将正规军和志愿军合并，使其服从统一号令和指挥，并统一待遇，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磨擦，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再次，积极组织军火生产。雅各宾派政府克服了重重困难，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使法国的军火生产产量迅速上升，在一年之内便增加了4倍。

雅各宾派政府的各项措施，在战场上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从1793年8月至年底，法军在各个战场上均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793年8、9月，政府军平定了马赛和汪德省的保王党叛乱。10月，政府军攻克里昂，从而摧毁吉伦特派在南方的反革命叛乱的中心。10月份以后，各省的叛乱相继平息下去，雅各宾派逐渐控制了全国各个省份的政权。

在对外战争方面，法国军队在10月16日在法比边境的瓦迪尼打败奥军，12月19日大败英军，收复土伦，并先后将意大利和西班牙侵略军逐出国土。至1794年初，法国境内的外国侵略军全部被肃清，法军开始将战线推到境外。

粉碎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和欧洲反法联盟军队的入侵，使雅各宾派渡过了重重危机，保卫和巩固了革命政权。

#### 四、雅各宾派的分裂和“热月政变”

雅各宾专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可是在它的内部却包含着必不可免的瓦解因素。革命专政和恐怖政策一度行之有效，完全出于形势所迫，只是权宜措施，绝非长久之计。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由各个社会阶层代表组成的革命领导集团内部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团结，忍辱负重，一致对外。一旦危象解除，内部分歧顿现激化，从相互倾轧变成生死搏斗，终将导致专政的瓦解。

在雅各宾派内部明显地分为左、中、右三派，即埃贝尔派、罗伯斯比尔派和丹东派。斗争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严厉实行限价政策和采取恐怖措施。各派都想执掌政权，操纵两委员会，斗争不断激化。

埃贝尔派是继忿激派之后城市下层群众激进运动的代表，他们控制着巴黎公社。埃贝尔认为，一切罪恶都是囤积居奇者造成的，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断头台。他说：“正如不能宽恕较大的商人一样，也不能宽恕卖胡罗卜的商人”，“小商店也和大商店一样坏。”他们指责丹东派是“催眠派”，指责罗伯斯比尔派是“新催眠派”。

丹东派较多地承继了吉伦特派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并要求“爱惜人类的鲜血”，实行“宽容”政策，撤销治安委员会，成立“宽容委员会”。丹东声言：“对于那些要使人民的行动超出革命范围及提出极端革命措施的人，我要求大家不要信任。”丹东支持德穆兰创办《老科德利埃报》，猛烈抨击恐怖政策，坚决反对恐怖扩大化，矛头不仅指向埃贝尔派，而且指向罗伯斯比尔派。

处于中间地位，受到两面夹攻的罗伯斯比尔派则是主流派，他们掌握着救国委员会的实权。这场斗争从1793年9月以后日渐加剧。罗伯斯比尔派起初是摇摆不

定的。1793年11月狂热的反基督教运动造成严重混乱，罗伯斯比尔联合丹东使国民公会于1793年12月6日（共和二年霜月16日）通过了信仰自由令，从而给埃贝尔派以初步打击。丹东派于12月发动猛烈进攻，企图改组救国委员会，又使罗伯斯比尔对他们失去信任。12月25日（雪月5日），他对左右两派都作了谴责。

从1794年初起，罗伯斯比尔派迫于形势而继续向左转。2月26日和3月3日（共和二年风月8日和13日），圣茹斯特提出的风月法令规定：凡经审查被确认为“革命敌人”者应拘禁到和平实现时为止，其财产应被没收，无偿分配给“赤贫的爱国者”。此法令是极难实行的，事实上也始终未曾兑现，但它表明了罗伯斯比尔派继续推行恐怖政策的决心，既给予丹东派以沉重的打击，又企图剥夺埃贝尔派进攻的口实。然而，埃贝尔派却想乘机举行暴动以夺取政权。

于是，罗伯斯比尔派决定分别镇压左右两派。3月13至14日夜间，逮捕了埃贝尔派主要代表人物埃贝尔、隆森等16人，于24日送上断头台。3月30日夜间，逮捕了丹东派主要代表人物丹东、德穆兰等，4月5日丹东等20多人被送上断头台。在打击两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集权。3月27日解散了由埃贝尔派掌握的革命军；4月1日取消了临时执行会议；4月13日处决肖梅特，5月10日逮捕帕什，进而彻底改组巴黎公社，代之以由政府任命的官员。反对派被镇压了，政府的权力更集中了。但专政的群众基础也被瓦解了，掌权的罗伯斯比尔派陷于孤立。圣茹斯特已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要使恐怖政策不成为两面锋刃的武器是极困难的”，“革命已经冰冷了”。

遭到孤立的罗伯斯比尔派在恐怖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决心清除所有反对派。1794年6月10日（牧月22日），库东向国民公会提出由他和罗伯斯比尔共同起草的“牧月法令”，虽遭强烈反对，仍获通过。该法令以含混的定义扩大了“敌人”的范围，宣布：“凡是与人民为敌的都是罪犯，所有企图使用暴力或使用阴谋来破坏自由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法令取消了辩护人制度，规定：“被诬告的爱国者可由爱国的陪审官作辩护，法律决不允许阴谋分子有辩护人。”法令还取消了预审制度，在缺乏证据时，法庭可以根据“内心的确信”推断判案。审判程序大为简化。连国民公会议员也只要有救国委员会等的命令就可直接送交法庭审讯，而毋需通过议会决定。从此开始了所谓“大恐怖”阶段。

此一阶段恐怖的特点是，死刑判决数量激增，普通群众在死刑犯中所占比例明显上升。据统计，从1794年3月1日到6月10日的3个多月中，巴黎共处决1251人；从6月11日到7月26日（热月8日）的45天中，则处决1376人。7月间被处死刑者中，贵族和教士仅占5%，中下阶层约占74.5%，其余为军政官吏。

无休止的恐怖不仅失去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也遭到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反对。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反丹东派和埃贝尔派的斗争中罗伯斯比尔派获得了胜利，“但从那时起，对他来说，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

7月初,罗伯斯比尔已明显感到反对派人多势众,情绪一度消沉,不再出席救国委员会的会议。7月中旬,他把圣茹斯特从前线召回,决定发起进攻。26日(热月8日),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发表长篇演说,指责政敌们在搞阴谋活动企图迫害他,声言要改组治安委员会,清洗救国委员会,惩罚叛徒。他没有具体指明谁是阴谋家,这使国民公会顿时鸦雀无声,人人自危。反对派决定反击。次日,即热月9日,经过密谋策划,国民公会完全被反对派所控制,在“打倒暴君”的一片呼喊声中通过逮捕令,罗伯斯比尔、库东、圣茹斯特等人当场被捕。当晚,巴黎公社曾把罗伯斯比尔从狱中救出,但不久又被国民公会的军队逮捕。

热月10日(7月28日),罗伯斯比尔等22名雅各宾首领未经审判即被送上了断头台。热月11日,雅各宾派巴黎公社的72名成员也被处死。雅各宾专政彻底垮台。热月政变意味着法国革命高潮阶段的终结。

雅各宾专政是法国革命整个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战争时期的非常政权。雅各宾专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把第三等级各个阶级阶层可能调动的力量都调动起来,集中到前线,从而击退了内外反动势力的进攻,保卫了革命事业。它进一步荡涤了封建残余,把农民从封建制度和教会压迫下解放出来,从而为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它为了同城市平民结成联盟,甚至损及了本阶级的某些利益,从而使革命进程达到上升路线的顶点。它作为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资产阶级革命高潮阶段,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对此后法国历次革命运动和其它一些国家的革命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留下了所谓“雅各宾主义传统”。

## 五、法国大革命的意义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波澜起伏、曲折复杂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势力的顽抗及他们与英国及欧洲封建君主的勾结,广大人民之一再奋起斗争——这一切呈现出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最雄伟、壮丽的惊心动魄的图景。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并且以自己的革命行动推动了革命前进,影响了革命的立法,争取到一系列民主成果,从而在革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人民群众的推动,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经历了立宪派统治,吉伦特派统治及雅各宾专政的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雅各宾专政是革命最深入、最彻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不但击败了外国干涉军,平定了反革命叛乱,从而保卫了革命;不但彻底消灭封建制度在农村的统治,用民主方式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而且在对敌斗争中还使用了“平民方式”。因此,法国大革命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下期的美国独立战争。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如此深入彻底,固然是人民群众推动的结果,但是也与下面几个情况有关:首先,在革命前夕,资本主义与封建关系之间的矛盾,发展到比英、